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四

己未仲冬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湖廣巡撫徐兆魁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謹
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准兵部咨奉

旨議調湖廣永順司土兵一萬五千保靖司土兵
五千并發到劄副二角除將劄轉發二司并
行布按都三司守巡各道議調議餉并議將
領及一應凡關調遣事宜逐一共圖料理外
爲照奴酋自破開鐵北關以來勢益猖獗遼

潘廣寧一帶勢愈孤危近讀經臣熊廷弼無
兵無將無民無馬一疏事勢窮蹙不料至此
今調兵最爲緊着臣子苟可效力敢不勇圖
惟是調兵於土司與調兵於郡縣事體大不
相同而二萬之取盈數千之遞發機宜更須
詳密職請備言其故夫永順兵則嘗調征倭
矣一兵竟未行及征播則行何者播近而倭
遠也當時一入播境則穀米可資牛羊可掠
進有趨利之樂而坐無艱食之虞且大兵集

勢在必克彭元錦卽不親行而兵自勇於行
若以今日事勢則視征倭時尤有間人懼送
死餉懼後時兼之五六千里長途自出楚境
誰能爲一金之犒者故在今日第一足額難
次則出門難又次則禁騷擾防逃回難自非
彭元錦身親統領安能如指臂之相使威令
之必行把目共一心群行無退志元錦行卽
彭象乾必不敢後而調遣始有完局矣此應
議一也咨文有曰不必取數之盈每次發一

二千啟行是矣但此二千也盡聽土舍押行
乎抑復加千把總一二員也加千把總土兵
必不從聽舍把目爲管押又恐逗遛不進計
永順一萬五千非分六七起不能行而彭元
錦一人之身耳將從先一起行乎抑從後一
起行乎抑元錦與漢將一員分先後行乎職
以爲元錦必不能先行卽與漢將分先後亦
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慮彼漢將者縱諳紀律
善駕馭能佐元錦所不逮要湏如填箎共奏

其和相宜乃可望之同心共濟然安知元錦
之能降心以相從否也此應議二也咨文有
曰土兵無安家亦宜厚加犒賞夫厚犒與安
家何異哉前時三千之調每兵已給安家銀
三兩然不盡到兵手今不能復減惟於三兩
中挑選後卽與二兩留一兩至襄陽方給若
行糧則每日四分計程不過六十日仍寬之
以八十日其銀在前途每五日一發另委賢
能府官二員指揮二員分領而分給之當令

釐毫盡克兵腹免藉口無糧及至北直隸地方則兵部與總督俱宜照管矣職亦不敢以別處銀兩累兵部難總督職當別爲劑量預解五千兩到保定巡撫衙門又解五千兩到薊遼總督衙門俟各兵入境計其行期未滿八十日則不行請給旣滿八十日乃計日量給然必經職所委府官具呈而後與庶不致冒支餘者亦可克稿賞則自楚至遼當無不足餉之地惟隨處曉諭地方發賣糧草如常

卽遠來之兵更有攸賴則又該境督撫責也
此應議三也凡此皆部咨所已及而未詳尤
有未及者則二萬調何容易也永順保靖雖
親實讎於勢不容並調雖遣行當有次第然
前者稍滯卽後者踵至矣萬一相值間舊忿
乍發互相屠戮之慘豈所忍言卽至遼陽共
處矛戈之間其可慮又豈少哉况二司皆逼
苗穴楚黔兼制之區歲藉其防苗之力亦不
少假令二萬竟調內地得無空虛苗且生心

禍將不測是遼未必得楚兵之力而楚已先受援遼之禍矣且湖北平清等衛二年之間軍民歿於饑疫者已半豈容沿邊一帶立見空虛職再四謀之司道咸謂二萬決難取盈莫若止調一萬於永順保靖二司酌足其額或止調永順一司尤見事權歸一職閱邸報戶部主事楊嗣昌與經臣熊廷弼已慮及此矣至合用錢糧宜照部文取給於新派地畝銀兩但此銀解過已逾二十萬餘尚未完已

一面緊催乞

陛下察職不得已之言下部覆議上請
嚴勅彭元錦著緊挑選身親督押事寧之日破格
陞賞仍乞俯允職議酌調一萬以圖實用卽
于援遼未嘗無補而地方亦無遺慮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事需餉方殷廟謨
措餉難緩敬陳末議以備

聖裁事竊惟奴酋今日真欲爲阿骨打所爲非安
史元昊比比人人而知也縱值沍寒暫韜烈

燄霎時春煖便卽飛颺况遼城借水爲防或
可幾幸無事若金復四衛之糧道廣寧一帶
之旁岐虎眈眈臣以爲憂方大耳聞奴甚
饒于貲雖其地不產五谷所虜去漢人僅月
予粟一斗然久練精兵數萬則厚糈以餽之
其倔强不可當也奴爲計甚狡旣慮彼中人
逃入吾闈以泄其謀又慮漢人潛入彼中以
行偵諜凡居彼地者止所習用奸細十餘輩
髭髮尚存而其餘母論夷漢盡削髭髮以爲

皇十
別識庶彼得伺我我不得伺彼其譎詭不可
問也奴旣陷北關執宰賽嚇朝鮮想諸酋俱
有戒心卽我有用夷攻夷之謀而犬羊叵測
恐諸酋類然陰間之而借以疑沮奴則可明
強之而仗以討滅奴則不可緩致之而出以
有意無意則可急尋之而令其日驕日挾則
不可薄嘗之而借爲犄角之着則可厚望之
而靠爲第一件之筭則不可張弛搯縱自出
于經臣撫臣之意而朝廷不問則可若諸臣

不時訟言而

廟謨專無制決則不可蓋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若
少泄而奴之防我者乃出我防奴之上其變
幻不可知也總之文武內外不得慮忘綱戶
習紐怡堂而要以選將徵兵總需饒裕旣經
遍借又復窮搜加派已竭脂膏大傷更艱飛
輓則將何道而可乎臣愚不勝抱慮謹以一
得之愚勒爲五款惟
皇上試垂聽焉天下有司贖緩春夏積銀秋冬積

穀並填月報用備游饑功令相延故非一日
但欲傾庾倒廩而出非甚大稜莫之敢動蓋
出陳易新雖應歲歲皆然無柰還補之時窮
編星散率係里甲包攬上納徃徃完少逋多
以致查盤則不及格考滿則不及格而累乃
官受之矣有司之寧聽朽蠹而不輕以予民
者病實坐此故臣嘗謂有司非甚不肖而其
倉儲自多陳陳相因者唯是朽蠹爲深可惜
耳合無行檄郡國令所司斟酌歲之登耗民

書通石書 卷之三十四
之饒贏其歲登而民饒者或將倉穀槩給富
民變價入官盡充遼餉俟明秋穀賤時以春
夏所積之銀糴補入倉其歲耗而民贏者或
將倉穀一半留俟春月青黃不接之時仍爲
酌濟饑民之用一半變價充餉蓋與其久貯
而多蠹惠不及民孰若以無用爲有用而利
且及國之爲愈乎此一議也漢之卜式特著
高風乃若王肅納縑聲蜚東海杜援入穀贍
落西羌多少捐貲從來已然矣方今建議者

動稱勛戚應効輸將臣謂侯伯之家無多長
物唯是戚畹中擇其一二著姓自非當事坐
名敦勸則首倡大義者誰爲爲之孰令聽之
如園開海甸樂縱游觀若稍以窮奢極欲之
餘割而爲仗義急公之舉其爲利濟亦已弘
多至于尼父遺裔世延衍聖受累朝封爵享
萬禩榮華曲阜家資東魯罕儷止生一子奄
忽去世自合從公立賢以祀瞽宗以續世系
聞衍聖且耄矣崦嵫暮景需用幾何而所立

嗣之人得襲簪纓已爲望外諸如貨鏹半餉
遼軍政立嗣之心所甘者且以見衍聖之陳
誼甚高與尼父尊中國攘夷狄之遺思默默
印合而尼父在天之靈欣喜慰藉享祀無吐
不言可知此一臣者與戚畹諸臣當事若肯
多方諭以大義令歡然樂就各自疏聞以見
原本由衷非從人強然後具題弘獎豎坊以
永終譽二臣而外聞風慕義何處不勉焉此
二議也洪武五年給僧道度牒令僧錄道錄

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爲對冊其父兄藉貫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卽爲僞冒二十四年令清理僧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之不聽雜處于外三十五年令寺觀有名額者不必歸併新創者歸併如舊永樂元年令三年一給度牒十五年禁僧道私建菴院

祖宗之拳拳禁令無非爲防奸僞耳今奴酋奸細所在而然僧道中保無此輩况度牒之頒原

每紙納銀若干足充公用今中外僧道或倡
無爲白蓮靈寶火居諸教簧鼓流俗卽有戒
律者又不領牒而私自披剃非制也合除茅
菴草院之湫溢淄衣黃冠之貧窶者照常無
擾外其餘院大人衆無牒者令之補牒有牒
者令之更牒照徃時銀數補者全納更者半
納至京師多富厚而外省多艱難又在酌可
而不必額拘想故事清理二教原屬儀曹今
旣爲餉計須戶曹儀曹會同行查作速徵解

則既可防奸而于遼餉未必無涓滴之助此
三議也自督餉李長庚以留稅請而

皇上慨然舉朝手額顧所留特今年新稅而止臣
謂遼之結局旣無期日大工且停曷若以後
年分權聽扣留不解水衡而解戶曹至直遼
平工興之日仍如舊解至若徃歲之已解未
解則亦有應查者夫權稅解監解部各居半
焉解監者貂監爲政吸髓吮膏進供什一私
侵什九毋論矣若解部者有司爲政通商裕

國兩利俱存但恐地方所獨急在司農惟正之供而所稍緩在權酷額外之入二十年來遠邇新故之間得無有上手徵銀已經竣役下手解銀偶屬愆期者耶如是則未解之銀不無貯庫流聞江閩二省遠年欠解尚多未知的否又有額編之數目原微而取道之行商偶熾或已解之外另有扣存如蕪湖一關自三十四年起歷收貯稅銀除陸續解部買銅買木賑荒外尚剩銀三萬餘兩春間戶部

移檄應天正行查解卽一處而他處可知總
之已解未解在外則有司逐年簿籍撫按得
而問之在內則繕司逐年文冊部堂得而問
之目今計臣以戶攝工則戶工合一親切易
查較之隔靴搔癢者自別一加意而于遼餉
未必無補此四議也留都鑄錢該通政姚思
仁疏請通行若臣向所云留都鑄而京師用
爲利更大臣疏與思仁疏互相發明兩無防
礙乃臣疏已經部覆尚阻

俞綸則何不亟賜檢查蚤爲沛發至于銅鉛產自滇黔巴蜀而運之至南者乃以奸商要截蕪湖去處合下思仁疏嚴行禁杜而又有留都丁字庫貯銅一十五萬觔頃該庫璫役黃廷臣何萬壽輩投揭工垣意欲題請將前銅解運到京夫臣之欲南鑄北用者正爲從南運銅不便而就南鼓鑄爲便該庫銅恰好堪充鼓鑄而庫璫乃爲內供之請何爲者也又有甲寅歲倭船漂失該閩省道臣韓仲雍委同

知萬廷謙等領兵往圍之得獲舟中所載貨物率多耗散內有絕精銅可數萬觔尚貯藩司延今六年充該省鼓鑄者半存留者半合無檄行該省運赴留都同前丁字庫銅共收一處以備差官南鑄之用亦部臣當蚤爲計者此五議也抑臣猶有說焉餉無所出則措處爲要餉有所出則清理爲要蓋舊日之額編與邇年之新派皆有定數尚易清稽乃若內無成案可憑外無原文可覈止從臆見設

法搜尋如臣往疏不曾以借學入監請乎不
曾以扣留工食請乎不曾以南後湖大造贖
請乎不曾以鈔關餘銀請乎不曾做山西採
荒例以劄副勸輸請乎諸如此類俱蒙部覆
報可施行然皆事出剗爲數非額定徵輸之
多寡任意解運之遲迅無期酌量督催亦計
臣之不可緩者他如解官解役因緣爲奸有
採低雜假之弊有剪邊去珠之弊移文戒飭
足做官邪而獨其甚者通天徹地入鬼出神

或地方領解二批而到京止投其一或中途
假印倒批而銀鞘全不來京至有糾合猾胥
留硃去墨批冊投時改多爲少掣批回日改
少爲多洗補無痕踪跡全泯雖善摘伏如神
者莫將而問焉乞

勅戶部行文省直自今而後每歲終藩司將一年
所解各項欸目開列總撒併領解職員姓名
月日造冊四本一投部堂部司一投庫一投
銀差以便查對庶宵小無所肆奸軍需不至

暗耗矣若乃遼左清查則部疏甚詳已經奉
旨專責閱臣無容復贅臣因論措餉而及清餉若
此仰祈下部具覆施行疏頻發接得熊廷弼
書揭大約爲向計曹請討牛車各費銀兩而
稱管糧通判報到倉儲僅勾軍士兩日之用
馬匹一日之用且言非部郎親到遼中不知
遼急而中間責望計臣備極緊切伏乞

天語叮嚀速諭計臣多方措辦若計臣當此緊急
猶復悠悠不爲之所竊恐無銀兩必不能置

車牛無車牛必不能運糧草無糧草必不能
養兵馬無兵馬必不能揀遼患異時縱引臨
敵缺乏之律以責計臣終何益于勝敗之數
乎計臣當有以處此矣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左急缺糧草轉運
難緩須臾乞

勅邊臣多方督運以濟急需并

勅部院從長酌議以足經費事切惟士馬雲屯不
能枵腹而戰儲蓄山積不能無脛而趨昔蕭

何轉漕運于關中寇恂調糒糧于河內當其
時遠征未嘗乏絕則皆先事而圖故不至臨
事而悞耳頃見經畧熊廷弼移戶部等衙門
咨內稱兩月所運之糧石不及月支十之一
二連人連馬十二三萬餓腹憑何充塞又稱
遼城居民全靠村屯車運糧草入城買用間
有買糧食者皆被軍士搶買屯車益不入城
居民無所得食兵馬滿屋饑寒切身必有先
軍士脫巾而起者勢誠岌岌矣夫積之海蓋

者非乏需之遼城甚殷非有十鍾難致之勞
何至二鬴不登之窘大都遼人慣習陳倫故
智凡開放月糧利于折色不利于本色以折
色則尅減易而本色則抽扣難也本年二月
遼撫周永春有急請多餉一疏內稱守巡各
道召買米豆草束之數迄五閱月完未及半
且有不及十分之一者維時

皇上已切責各道作速收買不許仍前怠緩至悞
軍機矣何積習猶然未破直至今日勢窮事

迫乃始請辦牛車汲西江以潤涸鮒得乎所
據兩道之請車以二萬三千計人夫與牛各
以四萬六千計統計牛車所費金錢共一百
十二萬有奇無論費無所出卽隨請隨給而
牛車能卒辦否十一月分急湏糧草能待未
辦之牛車運給否各道以措處之艱踟躕不
卽早計萬一臨敵缺乏誰任其咎也伏乞

嚴勅該道及管糧同知通判等官刻期趲運或撥
馬騾馱載或僦民車裝運務先足一日支放

而所湏牛車則另行置辦若仍藉口折色怠
忽愆期以致米豆騰踴每斗值銀一錢六七
分則軍受加餉之名而不沾加餉之惠誰司
軍實而令至是餉司與各道俱奪俸同知以
下等官俱聽經畧勒取供狀立案必不至失
悞軍機而後得免于三尺督撫地方官亦應
身任其責早爲區處毋徒聽各道府廳優游
悞事庶積玩可起也若督餉侍郎李長庚旣
任輸芻輓粟之司當圖士飽馬騰之效如山

海關及芝蔴灣一帶何處當舍舟從陸何處當舍陸從舟此非可從文移中摸索也昔劉晏爲轉運使驅馬陝郊歷河陽鞏洛涉滎都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一水不通願荷鍾先往一粒不運願負耒先趨其不恤身嘗類如此今應如經畧議速

勅餉臣卽日東行與督撫諸臣悉心料理凡道途之險易交卸之遠近水陸之煩省與夫何路當用牛車何路當用騾馬卽添設牛車處何

路委應若干何路應減若干多懼糜財少虞
阻運務求折衷至當以無悞公家事勿以運
至遼界便可卸責也至若牛車百萬之費戶
部尚書李汝華將取給于加派乎抑取給于
撥括乎加派撥括不能濟則萬灶貔貅之衆
旣宿飽無時而千里軸轡之資又束手無策
能無仰給內帑乎欲請內帑竊恐守候于文
華門無益卽拱立于思善門亦無益應如職
前疏所云倡率舉朝臣工效

世朝議禮時跪哭左順門故事濟則君之靈也國
之福也不濟則褫斥固其也戮辱亦榮也如
是而轉圜無機然後可委之

皇上付之氣數不然恐臨敵缺乏之罪邊臣不任
受之矣抑遼事固諸臣之責然孰非

皇上于遼患始未嘗不兢惕後漸遺忘也職卽以
皇上之行事還而質之

皇上亦有不得其解者去歲當陷城失律之時爲
僞功掩罪之計然猶

旨從中出

勅令戶兵兩部湊銀二十萬兩賚赴遼東從優犒
賞方九月之天已作嚴寒軫恤今戍兵億萬
遠者萬里近者亦數千里棄妻孥離鄉井當
此之時積雪沒頸堅冰在鬚爲四月至今
皇上保此危疆四閱月以來奴賊不敢匹馬西向
此其勞苦較去歲孰多而曾不能動

皇上惻然一念昔何以濫恩今何以屯澤也在京
七十八衛所自指揮以及千百戶等官其先

世皆有勞績可紀故得世食公家餼而陵夷
迄今鶉結不完鼠糧不給所恃者惟是區區
月俸可以少延喘息耳

皇上不嘗以武俸之故嗔計部擅借金花乎武俸
所用金花不及十分中之一及四月迄今歷
過者已八月而給散杳然是不過借武俸之
名以實內帑未嘗為輦轂慮而恤饑寒也
皇上業已怠若事又何以責諸臣各恭乃事職願
皇上以身率之也

○經畧熊廷弼不肖弼生長南鄙不習兵事屬當
危迫勉效馳驅幸仗朝廷威靈羣公福庇得
緩遼陽旦夕之危近日賊息似差緩而虎躍
必蹲鷙繫先伏就中狡情正未可量也頃言
者謂經畧宜限定兵數以便備餉又有謂當
上方畧者然而難言之矣趙克國馳至金城
度先零與罕开雖解讐結約終不能合故乘
隙急繫先零以威罕开又度先零精兵僅七
八千人分散饑餓且爲罕开所暴掠必破壞

故能計留屯田吏士若干人穀鹽芟藁若干
費以待其敝而後方畧可上也時朝廷猶遣
破羗强弩中郎三將軍降斬無筭始得罷屯
振旅而還今賊初止有兵四萬得我三路甲
馬配部落二萬又破降魚皮烏喇北關海東
諸達子得兵三萬而降將李永芳等復收集
我家丁數千人僅一北關爲罕开者又立被
破陷而我之將帥又無有馬破羗强弩中郎
三將軍者能破壞賊以壯我積怯在賊在我

一無所把捉而兵數未易定方畧未易上也
今各鎮援兵旣不肯以精銳發來而收集殘
卒又皆懼于逃陣且善說賊威風以懼援兵
新至者使皆畏遼如畏屠肆乃召募者又皆
猾戎棍徒與市井傭賃之流銀差僉派之役
實不成一軍樣發之總兵總兵不受發之將
官將官不領發之各邊堡各邊堡不收且有
收之而恐爲賊覬請再發兵以護新兵者此
以遼守遼之明效大驗也通計鐵騎玄武強

兵各營召募二萬五千人豈不入見在兵數
聞者豈不謂遼有兵八九萬人可暫支持而
不知有兵如此雖再加十八萬亦復何益眼
前文武將吏誰是辨賊之人誰爲對賊之手
今所陳大畧雖非得策然度我力量不能遽
作犁庭掃穴之事只合如此穩穩做去漸漸
感去誠使得人精心理料如法施行三二年
間因而困賊亦未可知而屢屢私試今日在
事者心計手段無不裝裝件件令人愁絕恐

雖有所止授而臨時運用不來雖再加兵十
八萬又何益故曰兵數未易定方畧未易上
也記初入國門時客有問用兵幾何者荅曰
十二萬問者駭然今議又多三之一矣必有
謂以徵調空省鎮以糧餉耗中原只顧遼東
而不顧天下者根本之慮豈敢自後于人無
柰賊實兇強我實喪怯分布設置何處可停
何兵可減勢自不得不如此若如所定兵數
遂能殄滅此賊以徼幸于萬分一亦度非今

日邊臣所能辦惟賴有國威廟筭在耳仰稟
指揮可任翹切之至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劉有源題爲遼餉急若燃
眉計臣窘同露肘乞

聖明立俞所請因而申飭以共濟國危事竊惟遼
事之需餉人而知急也內帑之請發亦人而
知難也第使需餉僅十萬計則勉力措處猶
可抑餉遼猶以歲月待則陸續補湊猶可計
臣亦何苦焦唇敝舌數請于上而仰厭

天聽哉職近閱計臣疏云遼陽新舊援兵合十二

萬有奇歲費餉金不下三百六十萬而調遣

出關召募入衛續添給者猶不與焉則遼餉

不貲已至此又閱經臣移戶部等衙門咨內

稱引管糧通判報到倉儲僅勾軍士兩日之

用馬匹一日之用則枵腹待餉已至此方今

那借搜括加派之後卽令劉晏持籌亦不能

措處數百萬金便可從司府州縣措處得出

亦不能一時並解遼左則勢不能不請帑惟

發帑可濟事耳職向有遼師失利一疏內規
計臣云自帑金外未見作何補湊倘見餉不
足了此役仍待彼時請帑之語計臣今卽爲
職所料而計無復之矣屢疏上請反覆開議
至不避諱忌其指利害亦旣無遺詞矣乃

皇上繫吝於此堅不欲變職竊有要語以啟

宸衷夫富者積鏹貴其用也積而不用鏹何足貴
得無亦土苴耶以土苴視鏹當不俟計臣再
請翻然輕數百萬之出協助軍需以救三韓

天

子遺至仁也以保

祖宗疆宇至孝也以全元良股肱應求之誼至明也
也以享異日大平供億之饒至樂也其博換不既大哉而更祈降勅計臣曰大內得有此帑非由泉湧亦非有術點乃朝廷纖悉積之節儉留之者也爾部自遼失事之後輒逐日筭計隨方措處今亦不至束手仰屋矣計臣能不撫然自失乎職向疏云天下事難云不可講求只在計之預耳夫計臣之在今日未

雨旣失徹桑亡羊猶可補牢中流雖嗟失壺
已病尚當蓄艾廷臣章滿公車建議幾盡利
孔一擲百萬恐屬奢想不棄涓埃終成遠業
故如鑄山煮海請權查羨等項凡隸職掌一
切施行庶乎設處一分卽得一分之用不至
東隅之失莫望桑榆之收其間有取用較多
而起運較速者無如動支積穀贖鍰一議各
府州縣倉穀所積頗多留一半助賑解一半
餉遼且以免里甲出陳易新之累寬吏胥查

盤看守之艱建議者殊爲有當亟行巡按省
直御史按報冊截數貯銀在庫者見銀旣便
卽糴穀上倉者變價亦易灾傷郡邑固可減
價出糴以救饑民量地遠近立限彙解來春
遂可得數十萬之餉何難而不行乎至風聞
太倉節慎等庫外解錢糧及援納事例弊竇
業多人言肯清查之可得百萬餘卽今巡視
御史左光斗發覺吏部書辦鄒誠侵匿納銀
已見大都矣方職巡視該城八月間一據陳

圻呈稱婁文熙張學慎黃汝明等通同假印
倒批侵隱解庫銀兩先經東廠審明者一據
李初及沈敬俱首銀匠與節慎庫當該傾造
假銀經發司坊官審明者由斯以談則假印
假銀侵匿抵換其來已久亦已多矣計臣已
於水衡拖欠立法稽查自宜於本部錢糧一
槩清楚卽今清冊之造須屬專司磨勘雖立
循環二簿更防內外扶同提以徹始徹終之
精神行以無撓無阻之法紀於國計遼餉思

過半矣故今日之餉裒多以益寡舍發帑再
無急着合少以成多于各項莫憚尋求是在
皇上與計臣耳說者曰猶有捐助一途可激可勸
嗟夫京官捐俸幾何而職外者不必應敦義
助金幾何而疏名者若罔聞夫急君之誼邈
焉久矣

○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江日彩題爲經臣拮
据甚方內治共濟宜周懇乞

聖明亟舉當行緊着廷臣併力晷艱無覆再玩以

重時危事竊惟今日遼東之勢與京師呼吸
相関經臣之事與廟筭首尾相應政如駭浪
栢舟撐頭者極力把持儻看掉照應不周職
未見浪之能涉也遼當喪敗之後能廷弼斬
懦誅貪稽兵飭器開壕設守一片熟血赤誠
蓋已不知有身而危遼稍稍有生氣乃

廟堂所為曷艱而共濟者猶爾議多成少

主上亦復半行半止職不知其解也何也閱臣姚
宗文往山海矣詞臣徐光啟起練兵矣

皇上非以其危迫而急用之乎願閱臣用間用詐
須厚有所携雖題太僕五萬銀兩未見解貯
何所練臣治兵已屬後時而光陰徒虛尚爾
掣肘至于多兵必須多餉多餉乃能多兵內
帑旣叩闈之徒勞司農遂甘心于仰屋將悠
悠待禍變臨前而空委之數乎今樞部調募
幾二十萬到通州者僅山西民兵亦以供應
之無資露處之無止典衣賣器逃遁而歸有
司又復拘解此一兵也祇有相激爲變耳目

下陝西兵又到矣開春各處兵四向鱗集矣
儻復芻餉不前凍餒如昨職恐姚令言涇陽
之變禍更慘于帑酋得無慮乎主上謂宜速
允五百萬內帑之請與其藉寇養盜何如飽
士騰馬戶部亦宜一面請發一面措處毋專
靠于必不能得之帑釀成不可救之禍也閱
臣謂通州勇壯可召募者尚可得四五千入
若然則以此易彼就近補遠省天下多少騷
擾省安家多少糧費樞臣可不蚤慮多兵無

餉之禍乘其未到止其可已無待已到解散
之難脫巾之易也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詞
臣豈能爲無資之練

皇上超拔而用光啟者何故乃于所陳章款如石
投水乎用何項錢糧取何處器械駐何在衙
門種種應用之資當事速宜措給只須題知
共贖厥成雖然當茲瓶罄壘耻之時辟之料
理中產之家光啟亦只宜就其家產所可辦
者隨時因勢漸小成大如額定必欲得上富

財料方肯措手此豈可得之數也能廷弼出
閔時遼東兵不成兵馬不成馬器械不成器
械廷弼一味擔當有任無退今日理一件明
日理一件自然漸漸就緒策應亦陸續相付
如必百備稱心而後經畧至今不成出閔矣
詞臣亦以經臣之心爲心自古豪傑偉抱遇
大大用遇小小用毋使人致疑于當年莫殫
累世莫竟徒啟主上之晉難祇成紙上之畫
餅恐旁觀有以窺詞臣之短長也以職觀奴

酋之勢決爲天厭之誅古未有克殘慘暴而
不終卽撲滅者但從來多故之國難救之禍
不在初局而在轉局蓋初局爲嘗而轉局則
物力凋敝之餘更加一不可知之故禍遂莫
能支矣今日虎酋強倍建奴據其耽耽思逞
豈無坐待兔犬之斃而有田父之心此職日
夜深憂不在奴酋而在虎酋也則練臣速宜
練兵餉臣速宜積餉豫爲有備之計陰消其
轉局之萌若夫誘用虎酋以救目前此在疆

全言通石書 卷之三十四 三十八
場之臣察形伺影測始觀變斟酌而慎裁之
而職不敢必也邇爲枚卜幾成聚訟職甚憂
之幸各捐棄一語卽了國家之爭士君子之
幸也夫舉事誰能盡善言者要亦相成旣斬
葛藤宜去根脈毋釀未化之心仍醞異同之
念與經臣裏外同心曷滅國賊而後朝食豈
非超越宋賢萬萬哉凡此皆當行緊着以
廟謨之制勝而助經臣之拮据者也職閱報見科
臣疏有九月十八夜月滿如望又有二十四

日辰刻三日並出之語讀之不勝毛竦夫月
當虧而不虧明是陰盛若三日並出晉建興
二年曾有此異援昔撫今能不寒心伏乞

皇上留心于午夜之清明尋繹于興世之往蹟議
一事卽行一事愛金旣不得復愛金錢諸臣
銷嫌去疑共旨目前緊着又何天變之不回
而奴酋之不滅耶

○戶部尚書李汝萃謹題爲遼餉垂盡遼費滋多
聖恩請帑徒煩轉圜無計仰懇

聖明勅俞廷臣各攄一得以救危急以旨共濟事
臣查遼餉自本年三月以前所發三百餘萬
自六月以至十月終臣部發過一百九十萬
今據各處循環銷解有餘剩是遼東眼前之
餉一月用至三十萬一年之用則三百多萬
矣然現在兵不過九萬馬不過四萬耳據經
臣疏稱將來用兵至十八萬用馬九萬則用
餉比今日當再加一倍矣况近復有車牛一
百三十餘萬之費然僅以遼東言也其京師

援兵半月無餉能堪奮挺一呼乎其所調土
音申兵非我族類能甘枵腹出關乎臣疏謂以後
遼餉能需六七百萬皆勢所必至而事當豫
備者今那借搜括業已無餘止有留稅一說頃
向各撫按查尚無的數加畝再行一年大約
可二百萬此外四五百萬茫無着落臣所以
不避煩瀆繼中外諸臣之後六懇

天恩發帑接濟拯救溺之呼寧暇擇音哉蓋餉之
皇上絕續關係遼之存亡國之安危豈以

皇上聰明天縱獨不思爲社稷計耶母亦疑臣部
措餉之款尤有未盡歟查自有遼餉以來臣
先次那借湊處六款又申明征倭舊例四款
又條陳十三款續陳十款又復戶科七款又
七款欽依遵行其餘瑣屑總屬零星幫湊而
外之輸解者尚多痛癢不關亦旣析秋毫矣
頃者類併款目請
旨申飭直窮到底亦無遺策矣夫策窮于無之而
徒內帑是望使

皇上厭薄不卽慨發者臣不自量也自窮于無策
而不多方講求使遼餉將來中絕致遼陽不
守賊虜長驅此時卽治臣之罪萬死不足以

謝

皇上併不足以謝天下願

皇上自爲社稷計終當不愛朽蠹用以除兇雪耻
諸臣共爲社稷計雖涓滴之遺皆滄海之助
同心之謀卽斷金之利也古稱集思廣益端
在今日臣部舍已從人亦在今日此臣之厚

征倭事例遠托異國相持數年用餉八百萬
而近日山東撫臣疏謂征播兵馬三十萬費
銀二百三十八萬七十兩今援遼與征倭播
相懸則各任與偏任之明效也當胡越同舟
之時臣非木石豈職掌是爭政以各部有各
部支用一人有一人籌筭協力共助則均利
賴矣譬有兩擔于此併挑則什分之未有不
竭蹶以趨者譬有廝養于此自食其力必知
樽節食于人未有復事生產者遼事不知何

日結局懲往日之濶用畱將來之仔肩大家
虛心商確烏可緩也伏乞

勅下廷臣悉心酌議以遼餉除畱稅加派外作何
奏辦各抒所得各出一單俾臣部採集上聞
見之施行再議買馬安家犒賞驛遞等項以
後照例肩任庶用有斟酌查有憑據免得混
淆推誤亦同舟共濟之忠若臣之愚耄惟有

誓死請祈回

天聽千萬一固無能別畫一籌矣

○南京刑部右侍郎等官何熊祥等一本爲遼左
聖不垂危大亂將作懇乞

聖明用人發帑以去危卽安事自奴酋犯順國事
日非奴急而

皇上與之俱急奴緩而

皇上與之俱緩夫以急應急似亦無大失策不知
彼急而後我急日後則已緩矣緩則已無及
矣如開原陷而後熊廷弼出廷弼初至遂無
救鐵嶺之陷此緩不及事之徵也若夫彼緩

我緩猶爲非計彼之緩在休兵養銳我之緩
在玩寇忘備前日已誤而堪再誤乎古人有
言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奴酋猖獗天所以啟
皇上也乃外憂漸逼而般樂如故不聞卧薪嘗胆
惟聞俾晝作夜彼步步着緊我事事遲違安
有屑越若是竊意左右近習必有爲

皇上寬者謂

陛下聖武布昭年來若倭若倅若倅若播未嘗不逆我
顏行而旋就戡定今何憂于奴爲此說者誤

皇十國者也夫倭越國以啟寡其勢已遠且閑白
自斃幸耳非吾兵力所能加也噉賊突起烏
合其黨易携播則自守虜成擒易耳若奴酋
據我左肩勢利形便且蓄謀數十年而僭號
改元志不在小三方比之懸矣庸得不爲大
憂乎左右近習又必有爲

皇上寬者謂

陛下洪福齊天同符

世廟庚戌之變俺荅犯京師烽火達於甘泉而竟

不能有加于我又何憂于奴爲此說者又誤
國者也夫掩答控弦之士雖衆顧其逐水草
無城郭一入閔隘如就樊籠易入易退勢則
然也若奴有城有屋近聞築城撫順邊外間
然有宅中畝大意逐水草者比之又懸矣又
焉得不爲大憂乎自奴舉事攻堡堡尅攻衛
衛陷而我魯不能以一矢相加遺由前一說
不驗甚明

皇上亦可以恍然悟矣由後一說冀其尚驗則臣

等復有以解之嘉靖三十七年俺答不嘗圍
困大同右衛乎相持三月堅守不下楊博一

皇上出視師虜遂解圍去右衛猶是右衛耳閉門

皇上三月竟能抗虜待援今開原鐵嶺間宿以重

皇上兵帥以老將不可謂倉卒無備矣而奴衆一

至破不踰時豈直此時人心非嘉靖比抑亦
奴之強盛非俺答比也安得以俺答之易入
易退而幾幸奴之無如我何也故曰爲此說
者皆誤國也今遼陽僅存守備單弱天下安

危全係于此諸臣憂時言事單疏公䟽無不以用人發帑爲第一義乃焦唇敝舌

天聽彌高臣等敵愾有心救時無術亦復奚云然而深維今日去危卽安之策端不在此明主可與忠言安敢謂

皇上厭聞而不畢其愚也夫
皇上之有人不用是必自雄其斷曰吾頓挫一世之人使欲言不得言欲進不得進天下莫能爲吾難若一方有警而變吾初志是屈于臣

下也不知屈于強寇之謂屈未聞以從諫用
人爲屈也假令奴酋直逼京師則主辱臣死
死且爲國誰任受屈及今用人使仁賢布列
法度修明足制奴死命政所以伸威萬里耳
皇上之有財不發是必自患其貧曰吾羅致天下
皇土之財使黃白充棟方物山積此亦得意快心
之觀若一方有警而遽用吾財則與不積奚
異不知富有四海之謂富未聞以堆金積玉
爲富也假令奴酋長驅入犯則京師震動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及今發帑使度支取給食
足兵精足以制奴死命政所爲長守其富耳

臣等亦知

皇上緩來緩應急來急應當無不用人之時無不
發帑之時但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及今遼陽
未陷猶尚可爲若待其失守羽書狎至則廣
寧山海皆不及救用人發帑便爲無補與其
急而後應致不及事何若乘時早晷之有備
而無患耶伏惟

聖明超然遠覽思患預防嘉與賢士大夫勵精圖
存母與左右近習玩寇樂禍亟檢吏部所推
閣臣及南北大僚諸疏與屢催科道疏盡賜
○簡用并渙發德音將內帑所積聽戶部陸續
領解軍前應用則人心鼓鬯軍興不乏三軍
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如是而遼左不克復奴
酋不殄滅請治臣等妄言之罪臣等越在江
表未能馳至金城安敢侈談方畧若徵兵轉
餉諸務群策俱存惟患不用不患無策亦安

敢猶爲剿說獨計今日人心渙散海內虛耗
救時吃緊莫過兩端故敢合詞上請以附于
諸臣伏闕之後惟善安言之罪臣等類亦
聖明採納見諸施行慎毋聽左右近習之其言自
誤以誤天下也

○閱視邊務姚宗文一本經撫二臣之疏已揭兵
馬錢糧之數乞

嚴勅該部多方料理以救危遼事職出關而東于
聖門月之初八日已屆廣寧切見寧前一帶兵衛

單薄如塔山杏山等處虜與我同城而處控
弦鳴鏑道左時聞而遊擊陳琚領兵不滿數
百其旦夕無事者天幸耳一路士民所在擁
馬足額控告以輸糧輸草沙磧如帶之地不
能當兩事交征之苦語語急切聽之惻然比
至廣寧而撫臣周末春與道臣張鳳儀言河
西一區議輸議糴蓋藏將盡出牛出車物力
都罄夫蓋藏盡小民眼前苦牛車罄而獻歲
之春無可耕穡事都廢則國與民俱盡之術

也職在都中時知蒿目夷患耳寧知未至河
東而河西可危者已岌岌萬狀哉見撫臣亟
處車牛等費疏揭中云遼陽兵馬以十二三
萬爲率大約費米豆一百二十餘萬石草一
千二百餘萬束毫不可少時不可缺欲運積
糧草必多置牛車分守等道閭鳴太等議添
車三萬七千輛用牛九萬七千頭併人糧牛
料等費約用銀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餘
兩而寧前一道尚未與焉併議於關內買騾

車千輛且多方召買本色多議截留以濟糧
餉之窮此撫臣疏請之大槩也又于本月十
二日見經臣熊廷弼敬陳戰守大畧疏揭內
中分布戰守位置井井合見在并續議招募
徵調約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每兵一名歲
計餉銀十八兩共該餉銀三百二十四萬兩
每軍月給本色米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每
馬日豆三升總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二
千一百六十萬束水運船隻陸運車牛之費

準焉皆一毫裁削不得此經畧疏請之大概
也在撫臣准目前而少撫似差減在經臣總
全局而定議故彌增總之斟酌情形憑據事
理用在必資者宜預數可共筭者非浮欲殄
滅奴酋以安遼左安天下非此不可不知揀
事者何以應哉記徃者撫臣周末春曾議加
派計部大難之強而後可今日之支吾目前
者皆撫臣籌國深心匡時大力也使計部堅
持到底何以延緩至今職見軍事方殷而儲

糈不預累請于舊加之外以明年一年爲限
再于田地每畝加派三厘疏計留中戶部亦
視爲書生妄言置之不問假令今者部臣能
曲折計議謂經臣撫臣所請兵馬不必用米
豆有量沙之術運事不必用車牛有神運之
術則職服其能籌邊又如收糴米豆之費指
顧而集買置牛車之費從容不窘不忙不亂
如取如携則職服其能辦事而職諒其不能
也不過曰芻餉錢糧當處之戶部車牛之費

當責之兵工二部推諉誤事卽誤國也國堪
再誤哉加派之說職前疏已詳言之云天下
多事憂其蠶起爲亂者窮民耳如有地畝輸
稅之家所加愈多其生計愈厚彼饒有力者
假令論丁抽兵勾其子弟一人千里從軍爾
時以千百金爲續諒所不愛今使其父子兄
弟無恙井廬家室相保第割歲入之二三以
佐公家之急又所不辭力亦能辦豈便相倡
爲亂其北畿一帶并各省有役煩賦重及灾

傷空恤者在本地撫按另爲酌議調停勿以一鄉一土之艱難悞軍國之大計第

勅各省直撫按畱心察吏嚴禁重等火耗用以加
派充然有餘矣此外則職同官官應震有外
官協濟之說各省直自撫按而下如布政司
布政及郡州守縣令不與封疆之危宜共急
封疆之事酌其大小難易如撫按布政大約
以二三千金爲率郡州縣之大者以三百爲
率次者以二百爲率下者以百金爲率聽其

願自節省以濟邊需此一議也又有暫免之
稅楚令尹隳其室以急楚國之難春秋嘉之
諸臣或在朝在藉休致者皆爲王臣曾叨厚
祿優免錢糧此聖朝寵異之典沾荷有日矣
今日復爾非心所安除生員貧苦仍聽優免
外縉紳優免在四十八年皆徵解一年以見
急公之議吏農亦然至于儒士儒官係司印
劄付非實納銀有堂印此皆係假批一槩不
准悉全輸納亦一議也若稅契與加納恩典

一事職昨已具疏在稅契原係常法戶部已
經題議第宜嚴禁重稅無與不肖有司借此
爲生事開罪之端在加納恩典以

聖明錫類之仁鼓人子榮親之念告身一紙不碍
遠途且誥詞以慕義濟邊作通行文字不必
甚夸美其詞于綸音未甚褻也此五議者約
言之可得五六百萬庶足辦東方之事幸

勅下戶部酌行或勅迂臣詳議急與施行萬一
俞旨尚遲在戶部宜據揭題覆將前所加派者止

供遼兵新餉將續加併各項所入者責成各
省布政司以道里遠近立限征收經解督餉
大臣爲召募置買修築轉運諸費恐急切不
能應手在內則于南北各庫藏那用在外則
令各布政那解徵補仍聽督餉大臣便宜搜
借以待扣還蓋窶人待養富室閉門朝暮可
償便無難色矣欲濟燃眉似無他策職獨念
國家財賦之入有限靡費之孔無窮矧軍旅
煩興自然不給因其已然揣其將然更防其

未必不然何有何無崑勉求之有濟于國冒
不美之名而不辭任嫌怨之衝而不顧在小
臣不以庸庸多福做好官爲念在大臣不以
保全令終異日之請卹請謚爲念且將傾屋
漏舟一力撐住但使
宗社晏然身後之計其小者也戶部尚書李汝華
真心未改而獨力難肩乞

皇上速下左右侍卽之命以相協贊職曾與司農
言加派及考成方伯一事司農首肯之云疏

上後敝部卽據揭題覆而䟽後未之聞也說者謂司官託于中官之名懶問濟時之畧守見在而偃蹇憚晷畫之勤渠不能善承堂官以匡國事語曰口饑打手以其無運持之能也身司計事旣不能獨抒良畫又不能博采群議第雍容簪佩于地官之署玩愒時日遲誤封疆不知異日何所逃罪如能急晷更始竭力擔當則蕭何轉運關中功居諸將之上職願司道亟爲亡羊補牢之計也至職閱視

事宜因此中廳署半空見在者胼手胝足無
能兼理委而復更者至再至三且有無從可
委者卽嚴爲督趨尚無端緒如訪問北關一
節已奉

明旨必當遣訊第此日非其來講之時懼開輕講
之釁非機在可乘人確可使未敢從事容與
經督撫按諸臣慎重畜之然念如此運用亦
非錢糧湊手不可非多方設處恐餉且不給
皇上烏能鞭長而及馬腹哉惟

皇清通志卷之二十四
皇上留神省覽卽與施行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一本爲建夷
再入遼左難支懇乞

聖明念

宗社安危大計急爲調兵遣將以固畿輔用人修
政以畜安攘事臣竊惟夷狄之禍自古有之
惟人主之所震懼急畜防禦則夷狄雖不能
爲大害蓋上急則下無所不急上緩則下無
所不緩國乃人主之國也人主不急誰當急

者臣觀建夷小醜貪財淫色屠戮軍民動以數十萬其暴虐如此白首舉事可料無成嘗竊詳之以爲其財不及元昊乃興兵三載遼東殘破幾不能自存窮天下之力以救之嘗恐不足何也則以

皇上無懼心也蓋元昊時宋仁宗因用兵調費日蹙命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議者欲損吏兵祿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許更變且出緡錢以餘軍儲好

水川之敗至震悼爲之旰食仁宗恐懼修省約已裕民如此而軍民將士有不鼓舞思奮者豈人情哉且其用人也執政于內則有品夷藺晏殊杜衍富弼宣力于外則有韓琦范仲淹龐藉將帥則种世衡狄青張元周美皆一時之選也故得元昊乞降稱臣如故仁宗稱爲仁豈不信哉今奴賊初陷撫順清河我皇上尤知震懼起經畧用廢將曾不崇朝而明旨卽下迨四路喪師之後觀者謂

皇上當如何震怒如何驚恐如何理財用人而
皇上乃漠然不動心用一經畧尤待屢次疏催開
原再陷而後得請今兵部之印任其久封調
兵遣將之疏置若罔聞宜懼而安宜急而緩
臣不知其鮮也夫外侮來而吾有以待之不
懼何害然而內外諸臣旣無韓范之望足寒
賊膽遼東諸將又無狄張之才能破賊兵
皇上又鮮投醪挾纊之恩以鼓舞士氣今日之遼
視楊鎬時事又復不同各鎮精銳盡于一戰

傷痍未起戈甲盡喪又三百萬金錢不可復
繼所恃者惟各處召募兵八九萬人而一時
烏合聞風破膽糧草匱乏枵腹待斃雖熊廷
弼以忠義激發之未見有可用之兵也議者
欲厚賂虎墩兔憨使爲我用不知夷狄何厭
之有見我有難益肆要挾引類呼朋兵來吞
噬豈肯攻其同類以媚我中國乎今者奴兵
六萬入據開原已視遼陽城爲囊中物而抄
花黃把兔諸酋聚兵五萬爲之犄角屯于寨

下遼左岌岌殆且不保臣恐奴夷不但能爲元昊而且爲阿骨打也

皇上不于此時恐懼圖存爲臥薪常膽之計而深居宮中以晝作夜章疏不下如故兵部堂印塵封如故若使建夷破遼東直犯山海將何策以待之亦危矣哉柰何其不懼也臣本書生不知軍旅但

皇上使臣協理京營京營恃遼陽爲門戶安可坐視夷寇漸逼而寂無一言謂宜

勅下兵部速令昌平總兵王國棟帶兵六千移駐
山海關相機以援廣寧令大同總兵王威帶
兵六千移駐永平以爲王國棟後繼然後別
用大將以守大同昌平蓋兵將近則易至遠
則難達醫家急則治標計無急于此者

皇上更宜猛然懼速下枚卜簡大僚以共圖安攘
下考選赦縲臣起廢官以收拾人心庶几遼
陽猶可保全金甌可望無缺不則藩籬不守
夷兵日逼諸臣見禍將且有相率棄位而逃

如宋季丞相章鑑樞密院曾淵子文及翁倪
普者勿謂一官能羈縻人而且斬之不與疑
其望眼欲穿也天下有事君當求臣臣不求
君存亡安危之機在于旦夕臣不顧忌諱直
言無隱惟

聖明裁答焉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僅題爲軍器續發當裁運
價設處有法謹擬咨酌量分地轉輸以救危
遼并固根本事江西司案呈准巡視廠庫工

科祝耀祖雲南道俞誨揭帖前事內開切惟
國家武備廢弛物力空匱至今日而極矣先
是經臣熊廷弼請發軍器數至五十餘萬職
等已躬親驗設法督運幾竭廠庫之藏而窮
日夜之力方幸告竣遼陽有備而經畧咨討
復稱缺乏蓋緣三路挫衄開原鐵嶺相繼告
陷凡一切器械盡沒虜中今雖陸續奏手然
派發各營各信地防禦未免得此遺彼支東
虧西是身在漏舟此蓬桅艤柁無一不索之

於人設身處地慨難爲胡越之視乃問之水
衡又慮積貯空匱則根本動搖而稽之冊藉
多有數目開寫而器復朽壞職等職司巡視
防周內外不得不參酌盈虛稽覈利鈍務擇
其急用以捍疆場之危而稍留其餘以裕京
師之守故就經畧咨文款列而一一覆覈之
有照數見存應與盡發者如兵仗局神箭九
萬枝戊字庫大箭一百萬枝斬馬刀一萬把
腰刀一萬把提過淨硝十萬斤無砂淨黃四

萬斤熟鐵十萬斤是也有冊內紅黑圈先經
運過及議留城中營操再揀發堪用者如盛
甲厥帽兒盔五千頂擺錫盔五千頂鐵佛郎
機小提砲三千箇大小鐵斧二千把大小鐵
錘二千把遮耳護項五千付長身大甲二千
付神臂弩箭二千枝鈎鏈二千杆召買真銅
一萬斤再取甲字庫錚鉛三萬斤節慎庫熟
鐵六萬斤解造大小鉛鐵子棗核丁窰釜鋏
鋤是也此事關厥庫職等按其所有尚得議

發乃若僱募車騾前番有罔寺協濟爲費不
貲衡司又奏給八千兩矣今則無米可炊巧
婦掣肘除包索仍取給武庫司外不得已搜
括別項今職兼攝巡青查有科臣元詩教范
濟世等精覈收放力剔弊蠹及祝耀祖偕臺
臣張至發節省餘銀共二千二百三十餘兩
堪以支用而先運餘銀一千七百餘兩原擬
督運回日筭明給庫今亦移作腳價尤有不
足議以職等省存節慎庫餘銀量給起運但

揆勢度力止能選取京營把總管運山海一
截刻期早到關外料理應責永平道袁應太
支動驛遞錢糧或派隣府州縣協濟完運亦
不必差司官督押總會該道驗票查收及聽
委賢能州縣官分任拮据至京中催募撥派
細扎輕重循環稽覈皆職等已誠之法可做
而行兵部應委一掌印司官同工部郎中戴
士傑管理軍器何玉成協力幹辦職等日暮
估計料價出巡馬房各項奏繳查刷奸弊殆

無虛晷固分難役其精神而自妨夫職業非
敢厭煩而避勞也此外咨討各色布三萬疋
皇上查係戶部管驗當以本年布花折價給軍抵
出本色或在甲字庫選取變染起運腳價仍
動餘銀其調取匠役查盛甲王恭兩廠見役
一百五十名修理各項火器大半窳惰尚不
堪用卽議召募都門游食之輩暫應目前迨
啟行非潛遁無踪則制器不巧反滋虛冒且
安家行糧計無所出終成畫餅聞薊門永平

沿海一帶匠多猛力藝本誠心莫若

勅令總督轉行各屬領支新餉募選堪用不惟令
行如流抑且地近得速卽所需毒藥若干亦

宜并

勅總督支餉差官分投收買其贖難售轉運更捷

以上酌議種種打算俱無窒碍伏乞

皇上速下戶兵工三部照款裁覆庶經臣之望不
孤而塞上之威克振矣等因具揭到部送司
查得揭開軍器等物事隸工部應聽彼中覆

請毋容議擬其所需各色布三萬疋已該巡
○兵科道一併具題相應據揭覆請運發案呈到
部看得遼左于京師安危關于一體禁軍于
戍卒寒苦所當並恤况夷氛孔熾兵器正竭
絕塞天懸玄冰慘烈十餘萬之兵士枕戈臥
雪守月衝風視京軍尤宜加之念此今經畧
熊廷弼咨討各色布三萬疋以折價抵京軍
留布克外用爲請迺今冬衣花布已經奉
旨尅期給散且軍士急于得布又何可再爲更張

以拂軍心悖

明旨查得甲字庫本色布除放冬衣外貯尚多而南直河南又新鮮到布三萬九千餘疋卽于內截取三萬疋數截取所餘本色布尚多合無照發工部染色聽兵部委官一員同各項軍器等物一併解赴軍前應用其腳價費染價工部與兵部另行估計酌處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夷虜警報疊至廟堂戒備宜嚴敬陳目前急着仰祈

聖明速勅舉行以遏狂逞以圖救寧事竊觀奴酋
自破北關以來時彌三月聲息窅然如虎之
蹲如鷲之伏爲謀甚狡爲毒必深職等抱杞
人之憂揮賈生之涕非一日矣而無如

主上泄泄于方蹶之天臣工悠悠于將晏之日若
有恃其不來意者殊可疑也忽于二十七日
接塘報稱黃把兔父子會合伯要子等聚兵
五萬騎到養善木屯兵只在一二日犯搶矣
又于二十八日接塘報稱奴酋帶領達子六

萬餘騎從開原所屬松山堡進墻要犯搶瀋陽等處地方矣夫此諸酋也部分東西性皆犬羊方以有孤兔之悲而激爲我用胡乃有絲繩之聯而驟與彼合機會坐失空口無補果爾遼陽存亾之機在此舉矣于此而坐眈不可于此而膠柱不可于此而狃兩岐之見乏萬全之筭不可斟酌輕重之宜權衡緩急之用是在經畧與督撫諸臣加之意耳臣請以庸見畫爲急着惟

陛下試允行焉

一急固守遼陽夫遼京師之藩籬也自開鐵去而遼陽孤注矣頃經臣戰守大畧一疏分布區畫不翅聚米第添此十萬之精兵猝難應手而見在八萬之疲卒殊可寒心戰則不足守則有餘經臣不云乎管糧草者但去搬運管兵馬者但去設防願充一總者冠帶領中軍協守諸將守城且到臨時相機調度微乎微乎變難預設機可先圖但求遼陽無損卽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四
五十四
蹇歸併何嫵闡以外將軍制之一切議論勿
計耳然而非多兵無以固遼非多發金錢無
以養兵是在

陛下急勅該部如議舉行者也

一急防禦廣寧廣寧遼陽唇齒也遼陽有警廣
寧亦可犄角而兵衛單薄自顧不暇何暇顧
人總兵李光榮塘報不云乎窺犯屢有情形
撥防不過數百此等光景何可令強虜見也
是在該部亟催援兵有應出關者于廣寧三

岔河等處各添設一萬或數千卽以謀勇將
官統領庶要地不致空虛彼此亦可應援矣
一急備山海夫山海

神京之第一門戶也唐之潼關宋之澶淵實相
埒焉一有失守京師豈得安枕臥哉新督臣
文球不云乎此關外控遼內衛薊係兩鎮咽喉
三輔門戶近逆酋犯順于東群虜生心于
西與夫士馬之缺乏城廓之傾圯似此情狀
而以督臣隻身彈壓其間萬一有警是猶持

等述石書 卷之三十四 五十五
空拳以搏不格明矣合無于新募民兵有昌
平天津等處不能容者撥赴山海卽推一廉
勇總兵日同督臣訓練簡閱之庶有濟乎至
于修城垣築敵臺以及一片石等處是又當
併爲料理以爲久病蓄艾之計者也

一急督催糧運師行糧從一刻不可匱乏航海
梯山兩舫原相接濟職昨差竣入都過津門
會餉臣李長庚言及海陸並運鑿鑿可行而
該地方官堅執不從專靠海運且有言遼中

軍士只要折色不要本色等語今竟何如也
軍馬雲集糧芻日益全無屨霜堅冰之戒輒
爲臨渴掘井之圖業已勢窮不啻肘見季孫
之憂豈在顓臾哉今餉臣已奉

旨出關矣會同督撫責成司道應牛車則用牛應
騾車則用騾近科臣祝耀祖催騾車運火器
直抵遼陽較之牛車似屬快便此固已試之
效也再查古昔有董搏霄陸運之方每人行
十步三十人可行一里三千人可行百里每

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用印封識人不
息負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可運二百石人
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
也獨不可倣其意行乎但求源源不絕自爾
軍興不匱是又應援遼陽之一大機括也凡
此數者外則責成督撫司道內則責成本兵
司農大小相維中外相繫如身使臂如臂使
指方稱同心庶可共濟再照遼左告急薊門
震驚該鎮總戎最屬切要新推劉渠猝不能

到且有言薊鎮重地須得威望素著戰陣曾
經爲諸虜酋款服者方可勝任僉以爲非大
同總兵王威不可向已公入啟事以封貢未
成而止今貢事已完可無他慮獨不可藉爲
薊門鎖鑰乎至山海關人烟輻輳之地奸宄
出沒之鄉矧今奴酋慣用奸細合無將劉渠
改推此地以平昔捕盜之驍雄作今日當關
之虎豹方爲人地相稱庶于疆場有裨職目
擊時艱博採輿論敢因遼事併及之伏乞

勅下該部速爲議覆施行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部調紙上有兵出關無

兵目今奉

旨撥防鎮江聲援朝鮮無憑防援懇乞

嚴勅部催原調兵將併覆新添各兵固內援外以
保危遼事項閱邸報見兵部覆遼東巡撫周
永春朝鮮貢道急宜添兵防守一疏奉

聖旨鎮江等處應添兵將着經畧熊廷弼酌量委
撥務使兵力強盛足爲朝鮮聲援其兵將未

到的都嚴催出關以備調用欽此職惟朝鮮
北關皆我藩蔽今東西旣通北關又陷僅一
朝鮮存亡相倚敢不悉心綢繆強我兵力壯
彼聲援日者所陳戰守大畧議于鎮江添兵
設將且先于九月間遣廢將胡國臣領召募
新兵二千九百餘人往鎮江王平領新兵一
千八百餘人往靉陽湯遇時領新兵一千一
百餘人往寬奠單盡忠領新兵二千一百餘
人往清河協同見任將官戴光裕韓宗功等

空言通研畫 卷之三十四 五八
相機守援而職已曾酌量委撥之早矣但前
項新兵皆南衛銀差僉派強逼而來民力不
能掇石手不能挽弓稍一勞之以力役束之
以軍法皆十百成群公然散去前者無兵可
遣不得已遣此張一虛聲以見我兵漸東而
實不能使之強盛足爲朝鮮聲援也乃兵部
所調援兵俱是紙上虛數十無二三到遼陽
者欲委撥無可委撥欲嚴催誰與嚴催職請
據見到各兵實數見撥各兵地方爲

皇上細陳之案查兵部陸續來咨大約謂自征剿失利按臣報陣亡者四萬五千餘名見存四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名續到川兵一萬五百三十二名撫臣召募兵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八名先調已發未出關湖廣兵約一千五百名職部續調兵一萬七千五百名內已出關兵七千六十名已發未出關兵二千七百名見催未發兵七千七百四十餘名總計遼左見在已到兵共七萬四千二百餘名邇者開

原破陷必多損傷再議調近鎮素練之兵與
選用見任及廢閑各有家丁將官前後通計
薊宣真保延大各省鎮及祁魯二家調兵一
十萬一千六百五十名又議于大同延緩各
募兵五千名宣府山西寧夏固原昌平各募
兵二千名共募兵二萬名以足中府會議十
二萬兵之數此係兵部六月三十日題過清
數凡六月已前已到未到數目已經部查明
白惟自七月起至十一月止細筭各兵到遼

者大同遊擊李尚義八百二十六員名保定
千總米繼龍三百四十一員名河間把總程
遇道三百員名山西把總劉興漢三百九十
三員名以七月內到薊鎮坐營談堯德三百
七十八員名延綏遊擊李茂先二千八員名
以八月內到宣府守備郝鳴時一千員名薊
鎮都司王豸一千五百九員名真定百總明
尚進二百名天津右營千總夏邦卿四百一
員名保定忠順營千總戴其爵八百二員名

真定千總楊時英二百六十五員名山西守
備郭世藩一千三員名甘肅涼坤千總王崇
信王益七百二員名山東遊擊別鎮二千名
以九月內到大同坐營方承勛一千員名于
十月內到宣府守備劉盡忠一千員名青州
兵一千名以十一月內到以上總計一萬五
千一百二十八員名內除山東標兵二千員
名天津右營兵四百一員名青州兵一千員
名暫留廣寧外實到遼者止得一萬一千七

百二十七員名爲各鎮發來原數而中間逃
故如延綏兵二千八員名一路逃故一百三
十八名之數則見到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七
員名未可據爲實數也此外惟有援遼副將
鮑承先領開原道募兵二千一十六員名不
在咨調之內卽咨內撫臣招募一萬四千二
百五十八名兵部已作見在實數及查撫疏
半係餉司馮汝京巡道張銓等所招止得張
斌良領兵一千名到遼陽餘俱存操廣寧尚

費沙汰半係贗畫劉國縉所招內如卞爲鵬
等領兵三千三百四十一名楊于渭領兵一
千八百八十三名共五千二百二十四名除
汰去一千九百八十一名逃去二千三百餘
名止存九百餘名是洛中一萬四千二百餘
人而僅僅得二千人之用也此見到各兵之
實數也遼陽與自在州南北連城九門二千
餘里除民兵擺守外每梁貼步兵二名計梁
三千餘應貼兵六千餘人每二十五梁扎兵

一隊爲遊兵如一塚有急則該隊群起併驅
以免別塚亂動應置兵六千餘人兩項應用
一萬三千餘人今止有南浙殘兵真保殘兵
及續到兵山東水營殘兵八千餘人貼守尚
少三千餘名無處查撥城內每面應置馬兵
三千人爲遊騎今止有職標下內丁標左殘
兵協營奇兵及新到大同宣府援兵五千餘
人分守尚少三千餘人無處查撥城外扎營
惟川兵一萬一千餘人內除九門每門撥去

一百五十名防守外止餘九千餘人分扎兩營玄武營五千餘人自扎一營尚餘贄畫召募新兵五千餘名恐有奸細夾襍既不敢使貼防于城內又不能獨扎立于城外惟分撥各邊堡設防而此外則總兵賀世賢領馬步一萬一千餘人柴國柱領馬步一萬一千餘人李懷信除將原分廣寧兵馬交付李光榮掌管外止領馬步七千餘人各駐防虎皮駟三塊石等處當賊來路頃報西虜五萬結聚

養善木昨又近至長寧堡邊外復令李懷信
移駐遼陽首山迤南賀世賢移駐遼陽迤北
以防西虜之深入東賊之乘虛此見撥各兵
之地方也

皇上試令兵部科道中外諸臣細筭見到兵數細
想見撥地方何處不必防守何兵尚可騰挪
應撥鎮江以爲朝鮮聲援則職卽撥去不敢
違而如一人一騎不能撥也則兵部奈何誑
皇上以紙上虛數不亟守催而欲陷職以他日失

皇十悞之罪哉頃聞毛兵二千餘人將到及零星
出關者只穀補足城守前數卽海蓋道屢討
兵馬防守海州東昌三岔河一帶今亦無兵
可撥卽瀋陽今冬如幸保全明春無有不守
之理亦不知將何兵將委撥卽今東賊四萬
騎二萬步入駐開原打庄家運糧器欲令三
總兵揚兵于汎懿之北以示驅逐或聲言于
撫順之衆以示搗巢而促其速歸三總兵皆
慮兵馬寡怯不能敵又慮西虜五萬騎之見

聚養善木者乘我兵東出而從西入捨我兵
北行而從中隔斷以此躊躇皆按兵不敢動
似此光景何論鎮江何論朝鮮頃得閱視姚
宗文書大畧謂昨者北關出于不意不能相
顧今賊已有犯朝鮮消息便當預辦戰將勁
兵以待之如奴果引兵渡江則以兵萬人聲
言搗殺以兵萬餘逆之江上約朝鮮腹背攻
之無使再得志于朝鮮致遼勢愈孤賊勢益
熾我兵將之心愈寒欲守遼陽而不可得其

意正與職疏相合而無如我兵之單寡恐雖
明知賊犯朝鮮不能相救也此職所以屢請
閱臣早駐遼陽欲其身履目見而爲此半個
河東不絕如綫之命親切求于

皇上者也伏乞

嚴勅兵部將各省鎮原調兵將作速差官馬上分
催定限歲裡俱到遼陽但有遲違坐以領軍
官承調失期之律兵科仍查叅該撫鎮道臣
毋得抗旨誤事兵過山海關總督逐一選驗

人馬器械中用者出關不中用者阻回另補
免如前調虛糜糧餉其前所陳戰守大畧疏
內應增兵數速覆征調以備明年急用乃職
更有傷心墮淚欲請問于

皇上在今日之遼東誰家封疆今日北京誰家

宮寢

皇上之封疆

宮寢也當事諸大臣身不在遼東無地方之責家
眷聞賊警皆送回原藉事急大家伏

闕上一公疏了事聽不聽隨

皇上封疆失有經畧當罪而諸臣不與

宮寢危有

皇上當禍而諸臣不與卽被叅劾至極不過一養

病回藉而去耳以此兵部戶部身擔兵餉重

擔皆圖全軀保妻子莫有肯爲

皇上擦歿力爭上緊幹辦者何況各省鎮督撫諸

臣今日之事若非

嚴旨切責而一斷之以誤邊誤國之法如

世廟時事則兵部戶部誰肯處兵處餉督撫鎮道
誰肯遣將遣兵日挨一日不至亡遼東危北
京而使

皇上獨當大禍不已也當此之時卽按丁汝夔王
忬王汝孝等故事盡戮諸臣亦何補于成敗
存亡之數哉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四

終